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四

明 李清 撰

北史四十八

羅子聿修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固從兄元景

賈思伯 蘇湛

祖瑩 杜纂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父宣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時大將軍劉昶為袁淑言宣是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洗演遂各陵競洗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軍邢苗奉

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彭城王勰高陽王雍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

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吕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説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宫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之文

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舊法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覩今之基趾

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範時軌世皇代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存者無

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江漢自皇上

纂御淮海輸誠華陽即序懸車劍閣宣伊曩載鼓譟金
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
須當今秀異自此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
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卹之
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
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禦禦賊之心唯有通
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
鹵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

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若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已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此賈生之所以痛哭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

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私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襃賚勵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

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復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

魏書載其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為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

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嘆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結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尋以聳翠横萬里而揚波遠獮鼉與麏麚走鯀鱉其黿鼉彼曖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横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氲

駮霞兮絳氛風摇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予之別兮千里兮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螯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尅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濆荷天地之厚德

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柔然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
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

冊府元龜載前一段曰往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
蠕蠕衰高車強致蠕蠕自救靡暇及蠕蠕復振破高
車不絶如綫而高車今復能摧敗蠕蠕者由種類繁
多故也然闗此兩敵即卞莊之筭

今蠕蠕内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
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國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

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

魏書曰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敢窺

伺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豈易可知

令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

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

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

而河西捍禦彊敵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廣民稀糧

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竪立令高車

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那阿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輙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凉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北鹵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

魏書曰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從之

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

雖外為置蠕蠕之聲內寔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

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

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

沙即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可無過慮如其奸回

反覆孤恩背德此不過逋逃之冦於我何損今不早圖

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

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悔將何及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即令西海間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蠕蠕射獵之處殖田自供籍獸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令之豫度徼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外加

優納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朝議是之還
拜吏部郎中遷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
徐紇俱在門下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
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表諫
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
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
表言病顧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外請
閑秩內寔求進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孝明靈太

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為盡之侍坐者莫不仰羨翻名位俱重為當時賢達所推與然獨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篇篇行于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翻弟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我家千里駒也歷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柔然主阿那瓌亡破來

夸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
躍為朝臣書與瓌陳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
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于躍
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集行于世無子兄翻以子聿
修繼聿修子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
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為姨夫尚書
崔休之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
天保初以太子庶子行博陵太守有聲績遠近稱之累

遷司徒左長史兼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義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聘為定聿修為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鄴民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

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擻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
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
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
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中
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
鑒在郎署時趙彥深為水部郎中以同院成交彥深後
被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來彥深深
感之雖人才無媿亦由彥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

以為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劭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兖州時邢劭為刺史别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劭書云今日仰過

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劭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後歷周迄隋以都官尚書出為熊州刺史卒躍弟飂豫州冠軍府司馬飂弟昇位正員郎飂卒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病而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
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徵拜秘書著作郎
魏書曰尼奏佛道宜在史錄
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
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
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
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為幽州
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

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
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
字釋數十篇未就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
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
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
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
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
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

志閑雅了無懼色𥚃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参軍事

魏書曰固出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

魏起居註曰固為北平太守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坐以獲罪起居為墨吏國史為循良何翻反乃爾

累遷治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立萬世計

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
庶政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
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
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副先
帝殷勤之志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羣小不甚覽好桑門
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
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
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

以中京禮儀之式固以諷諫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灾著於周易此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

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沓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寔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凫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

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

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僣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以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孝明即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

此即起居注所載彈固之李平也初讀彈文繼招入幕無乃固易行而平轉圜乎本史亦踵魏書而存之愚未敢信也

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敵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

冊府元龜曰并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别以感動悅心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

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毁疾杖而能起練禫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

冊府元龜曰悅性不倫無故杖京兆王愉子寶月因

雖離國猶疏諫曰閒殿下以小怒得行威罰誡嚴訓

有餘慈惠不足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猶

懼不濟況肆意任情欲保全福禄其可得乎昔龔遂

去國猶獻直言帝孟離朝不忘本國臣猥承謬舉伏

隷國寮聞道有年敢不盡言悅大怒

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

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勲賞

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
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
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强禦居
官清潔家無餘財身終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
為具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
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
學愛文藻時為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
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

葛榮冠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以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孝莊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閒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畧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俄孝武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

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孝靜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

魏書曰王者當王有天下此大王受命之徵

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元象初錄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

中書專主綸言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
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
命世論以為東遷有人時有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
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
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給事黃
門侍郎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
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且還
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

中悉知後高德正以闡文宣念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帝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以錢酬之休之常以

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令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帝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愔與休之等欵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愔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寔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孝昭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天統初歷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獎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

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傾服外如踈放内寔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羡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賑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

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遲待達
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遲
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曰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
兒文藻恐未可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
諫陽子烈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
三國典略載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曰陛下聽政餘日
眷言湘素前者於脩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諸
書謹罄庸短登即篇次倣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

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後主命付史閣初武成令宋士嘉録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於後主巾箱陽休之創意取名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録魏史等書以士嘉所撰之名稱為玄洲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殿上之

加特進令其子辟強預修御覽書已斑黜便布言於朝
云先有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
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
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碑神武本紀取
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
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
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死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
其議

予論曰魏收於魏為穢史於齊又為媚史謂欲以高歡滅爾朱之歲為齊元年耳信斯言也將以操破袁紹之歲為魏元年以懿誅曹爽之歲為晉元年耶若非休之改議恐從前逼禪諸君不獨沒無葬地亦生無坐處夫尼父之作麟經尊王而收之議齊史黜帝口誅筆伐何必舍而之他則請以口誅者誅其口以筆伐者伐其筆可也　三國典略曰齊主洋以魏收卒命休之裁正魏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

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餘字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後主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

史糾曰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淫名邪寵曾何足顧史官所鄙後人所重若休之寔可鄙者天池得石盛稱符命智遜桓譚佞同疆華史官曾不指摘何也

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收卒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

北齊書曰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　愚按東魏諸元自道武以下皆為高洋所屠文成疑昭成之誤抑與元蠻等同為遺種也　冊府元龜曰脩伯為度支尚書時儲藏虛竭賦役煩重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

兼濟時事朝夕孜孜與録尚書唐邕迴換取舍頗有

損益

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宗散騎常

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黄門侍郎李孝

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顔之推通直

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

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

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赴長安歷上開府除

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黄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子辟彊性疎脱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館林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俊之位

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卒於瀛州安東府長史子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歷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叛人也

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又親謂斐曰佩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𣾰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文襄為大將軍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為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

北齊書曰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
輦稱宴詎能窮其情正足靡天地財用剥生民腦髓
耳宜以為戒
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儀同三
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固從弟昭學涉史
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
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㥄為崔暹所告昭劾成其獄
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告而順旨初文襄擇

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畢文襄遇害罷府齊天保時卒於青州高陽內史文集十卷

子静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

冊府元龜曰元壽作雒陽北芒寺碑文孝文帝頻登寺讀之稱為佳作

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圍鍾離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稱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孝明時

北史誤作昭帝簡魏書改之

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之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異同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

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即辟雍宮也所以助養老則尚和助敬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

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其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尺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武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

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則所顧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擬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

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揔章左个揔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説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孝明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逵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容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重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北海王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孝莊還官封營陵縣男遷鄴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孝

静杜氏春秋累加至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别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卒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兾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兾隆乖錯者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子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

安樂陵泰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林
和又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蘇湛字景儁武功人父初湛少有志行與兄亮俱著名
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
深見委任及寶夤謀叛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
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
不復作魏臣與卿死生榮辱共之故相報湛聞舉聲大
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

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歸
朝假王羽翼遂得榮寵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
乘人間隙便欲問鼎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恩義未
洽破亡必不旋踵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一旦為王族
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
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
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户庭願賜骸骨
還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為已

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言辭遠不如伍被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帝大悅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鉅鹿太守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

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歎曰此子才器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

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

為誦悲彭城詩

愚按䚯封彭城王此亦䚯他日不令終之讖

肅因戲䚯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䚯有慙色瑩在

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

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

賞之䚯亦大悦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

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賄事除名後侍

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民郎李崇為都督

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懷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晉太康中為于闐國王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稱博物累遷國子監酒領給事黃門侍郎監起居事北海王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孝莊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爾朱免官

伽藍記曰顥又命瑩作書與孝莊云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

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
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
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
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
於爾朱出卿於桎梏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叙
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皐便爾北渡雖迫於兇
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懐棄劍猜我聞之永歎何者
朕之於卿兄弟非遠假有內閲外猶禦侮棄親就仇

義將馬攄且榮不臣之跡愚智共見卿託命豺狼委
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絶
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兹義
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鵶鳴狼噬薦
食河北在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終
不食口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
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坐事繫廷尉會爾朱兆入洛焚
樂署鐘石管絃略無存者敕瑩與録尚書事長孫稚侍

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名瑩議之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製裁之體減於袁常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阨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文集行於世子斑襲别見斑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

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
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多取一時之彥盧元景之徒皆
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
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寧中以
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
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逃去

杜纂

愚按纂失節之臣魏書及本史入良吏傳今改之

字榮孫常山九門人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殯纂以私財殯葬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疋數日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太守並以清白為名孝明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民疾苦至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墮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禦邊威略羣氐叛以失人

和徵還遷大中大夫正光末清河民房通等三百人頌

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

榮

魏書曰葛榮令纂入信都慰諭都督李瑾欲斬刺史

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覩此則纂非良吏

乃逆賊也魏一贈再贈于是失刑矣

為榮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

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為民所思號為

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中贈定州刺
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聿修行業亦乃不殞家
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
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
曰時良蘇湛吐辭正大義氣凜然叔鸞器懷清峻元景
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杜纂雖長於
字民而敗於失身吾無取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四